



华文原创「青春」
闪亮出品，敬请关注！

CITY
OF
TWO ANGELS

双生之城 Sorrow

作者：藤木纯

在这座城市里，一个天使回归了天堂，另一个天使却不知道去了哪里。你找不到她，我们也找不到你。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CITY
OF

TWO ANGELS

双生之城

Sorrow

作者：藤木纯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双生之城 / 藤木纯 著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08. 12

ISBN 978-7-5317-2357-8

I. 双... II. 藤...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80491 号

双生之城

作 者 / 藤木纯

总 策 划 / 周艺文

责任编辑 / 李庭军 王佳欢

策划统筹 / 爱 哲 邓 筱

封面设计 / 袁 芳

设计制作 / 叶 良 周 伟

摄 影 师 / Wu

造 型 师 / Jason

模 特 / Danny Didi May 樊敏熙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6 号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2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湖南天舟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/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9mm × 1194mm 1/32

印 张 / 11.5

字 数 / 250 千

版 次 /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23.90 元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2357-8

目录

001 | 引子

在上帝打盹的几秒钟里，
她被肮脏的灵魂扔掉了。

005 | 第一章

不是每个人的童年都伴随着童话和风车。

035 | 第二章

逃亡，
从一个劫难逃向另一个。

059 | 第三章

我们谁都不知道，
谁是谁的天堂，谁是谁的福音。

082 | 第四章

背后的黑色翅膀
是上帝对我们堕落的惩罚。

129 | 第五章

在眼泪的下一个转角遇见你。

219 | 第六章

戴上各种表情的面具，
去埋没最真实的自己。

259 | 第七章

我们的相遇，
注定了是一切眼泪和疼痛的开始……

297 | 第八章

也许，人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
比上一次更大的悲伤组成的。

329 | 第九章

我们将这样赤裸地告别，
将你所有的美丽在记忆里绽放……

引子

在上帝打盹的几秒钟里，她被肮脏的灵魂扔掉了。

“你说，这个孩子怎么处理？”女人说。

“我怎么知道？！大哥留下这栋房子和那么多财产，难道全是给那个小女孩的吗？”

“怎么可能，那应该是我们的，她根本不是大哥的亲生子女！！”

男人低下头抽着烟，眉头紧皱。

“反正她还小，只要我们养着她，财产一样是我们的！”

“我们凭什么养她？她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，而且就算我们养着她，她长大了，问我们要财产怎么办？遗嘱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一切财产归她所有，到那时我们哪来那么多钱给她？说不定她知道我们独吞了大哥的财产后，还会报复我们！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！”男人暴跳如雷，却压低声音说。

沉默一会儿后，女人的眼神突然变得寒冷起来。她咬了咬牙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斩草除根。”

男人猛地抬起头：“什么！你什么意思，你要杀掉她？她还只是个孩子！”

“不，我的意思是把她送人。越远越好。”

“送给谁？送哪儿？谁会要她？她都已经这么大了，对我们肯定有记忆！如果她再回来怎么办？”

“那……把她扔掉，扔在一个穷山沟里，如果她命大就被人捡走，如果她……饿死在野地里是最好的！”女人的话让男人不寒而栗。

男人不说话了，狠狠地抽了一口烟，黑暗中明亮的火星划过的地方变成灰烬，这个夜晚似乎异常黑暗和冗长，罪恶正在上帝的眼皮底下进行着……

的确，她被肮脏的灵魂扔掉了。十年，十五年，当她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后，

她真的不知道是该感谢他们的自私，还是去憎恨他们的狠毒。

藤木纯，这个名字她已经快渐渐忘却了……她望着刺眼的电脑屏幕，喃喃地念着这三个字，眼睛疼痛得流下眼泪。

她身旁躺着一个男孩，眉目清秀，气宇不凡。

他睁开蒙眬的双眼，昏黄的灯光照得他的脸棱角分明，他看着她，眼神温柔而迷离。

“你到底是纯还是璘？”他问。

她轻轻地笑出了声。她说：“佐佑，你说我是谁呢？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谁。”

他坐起身来抚摸着她的长发说：“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是纯，你的眼神是永远改变不了的。”

她说：“哦？我的眼神是什么样的？”

他看着她，她的眼神和很多很多年前，他在天桥上遇见她时一样。

他说：“苍白……”

她笑，笑他用错词，苍白是形容脸色的。

他说：“不，就是苍白。你的眼神永远都是这样，像是蒙了一层白雾。”

她不再说话，继续写着小说。对她来说，文字是她的生命和所有的情感，因为那里住着她一生最爱的一个人，她是个女人，将在这本书里永生……

他颓废地坐在床边看着她，然后轻轻地吐出一句话：“纯，你爱我吗？”

她的眼睛没有离开屏幕，她说：“佐佑，我只爱璘。”

他低下头，黑暗隐藏了他半张棱角分明的侧脸。他说：“纯，璘已经死了。”

她笑，笑得快疯掉了，然后诡异地说：“佐佑，你的眼睛坏了吗？我不就是璘吗？”

他抬起头看看她，然后也笑了。她知道他已经习惯她这样的说话方式了。他拍拍她的头说：“纯，要注意身体，早点睡觉，写累了就不要撑着，不要喝太多咖啡。”

她“嗯”了一声，继续写。男孩一直都知道，她决定做的事情是没办法改变的。不，现在，他已经是个男人了。

“纯。”他关上门时顿了一下，“我不希望这部小说充满仇恨。”

他轻轻地说着。

她不说话。

只是当生活赋予了她那么多的灰暗与破碎后，她又该怎么把它变得色彩斑斓呢？

她喝了一口冰凉的咖啡，顿时冷彻全身。像很多很多年前，那场将她和冰冻僵的大雨一样。

她的手指寂寞地敲着键盘，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发出寂寞的声响。她习惯在电脑旁放一面镜子，镜子里照出的一张脸是她所有的精神寄托。只有她看到那张精致的脸后，才不觉得寂寞，才会微笑，才会安静地睡去。安眠药已经快将她的神经麻醉了，并渐渐地成为了她的生活主体，没了那东西，她宁可死去。但她依然活着，可能是因为她脑海中已经扎根到肉体的故事，也可能只是因为见到那张脸后的安心。她的脸是属于另一个人的。

那个故事是她唯一的财富和永远无法删除的痛苦……

第一章

不是每个人的童年都伴随着童话和风车。

“婶婶，我们要去哪里？”那时的她只有六岁。

“去找你爸爸。”女人面无表情地回答她。

“他为什么不来接我？”她冷冷地问。

“他死了。”

年幼的女孩听后浑身一震，转而冷冷地看着女人，轻笑着。

“不许你这么看着我，听见没有！！我告诉你，不许这么看我！！你再这么看我，我就把你的眼睛挖出来！！”女人抓狂地摇着她瘦小的身体。

她还是在笑。

“你知道吗？！”女人狠狠地抓住她的肩膀，咬着牙说，“你知道死的意思吗？”

她不说话，只是看着女人的眼睛越发冰冷。

“我告诉你，死就是永远见不到了，不管在哪儿都见不到了！你永远都见不到你爸爸了！”女人的声音很低，有些嘶哑，好像恨不得将她咬死一般。

女孩面无表情。

女人得意地看着她，眼睛里闪着寒光，狠狠地说：“从我第一天见到你起，我就一点也不喜欢你，尤其是你的眼神。命中注定你是我一辈子的绊脚石！”女人凑近她的耳边说，“所以……我要毁掉你。”

女孩的嘴角又浮现出那种邪恶冷漠的笑来，那笑容像魔鬼般可怕，如同蓝色妖姬在跳闸后的寂静中发出的诡异蓝光。这让女人惊慌失措。

女孩轻轻地靠近女人，去抚摸她的脸。女人僵在原地，如同瞬间冰冻的僵尸。然后她笑着把指甲掐进了女人的脸蛋里，飞快地，狠狠地……

女人的尖叫声回荡在整个房子里，偌大的房子如同一个迫不及待等待人进入的棺材一样，会有人在这里生，也会有人在这里死。

保姆躲在门后没敢出来，她知道，天堂里的男主人又该心痛了。

女人一巴掌打在女孩的脸上。女孩瘦小的身体应声倒地，接着是连续不断的打骂声……

2

一个颓废的城市，一座盛大的花园，一屋居心叵测的人，一个如同幽灵的孩子。

她的养父，藤木兹。

他途经孤儿院，像被某种东西吸引着一样走了进去。他看到一个穿着朴素的年轻女教师正在耐心地教一群孩子做游戏，每一个孩子的脸上都透露着自卑却安于现在单调的快乐的满足感。只有她一个人在离他们很远的地方，用手指奋力地挖着什么东西。他走过去，她不抬头，依旧用力地挖着，似乎只要耽搁一会儿，就会天下大乱似的。

他以为她在地下埋了什么宝贝，便笑着说：“小朋友，你应该拿工具挖，否则你的指甲会弄脏的。”

她还是不抬头，额头上沁出细小的汗珠。他注意到，从她的指甲缝已经开始渗出血了。

他有些惊慌，想要叫来执勤的老师，却没想到被她抢先一步。

“你不要叫她。”她的声音冰冷而坚定。

接着她打开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，里面是一个个米黄色的虫茧。

她把所有的虫茧全部埋到土里，表情愈加兴奋。她在它们破茧而出之前，把它们扼杀了。

“这样，它们就会永生……”她喃喃自语。

他听不明白这个孩子的话，也许她只是语无伦次。

“没有美丽……永远沉睡在自己的世界里……多么幸福……”她继续说。

她不再说什么，而且呆呆地望着那片抚平的土地。

她一动不动地笑着，很兴奋。那种笑像泻了一地的水银一样，发着晶亮却令人恐

怖的光。

他不动声色地掏出一块深蓝色的格子手帕，抓起她肮脏的手，小心地擦拭着她流血的手指，轻轻地，仿佛怕碰碎她一般。

她抬起头看他。他，三十出头，英俊，成功，出身名门。

他带她回家，一栋豪华的别墅，一座华丽的花园。他给她取名，藤木纯。进入这栋房子的这一天，是她的生日。从此以后，这个三十岁还未结婚的男人便成了她的父亲。

她摇身一变，成为了富家千金。

在孤儿院，她是最不吃香的，不会讨好老师，不招人喜欢，来领养的人都不喜欢她的眼神和沉默。那些人要的是一个健康活泼的正常小孩。

接踵而来的是报道与拍照，她上了报纸头条。藤木企业最年轻的总裁收养了一个孤儿……

她明白，她只不过是he用来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和荣誉的工具，她之所以来，是因为不管在哪里，对她来说都一样，至少这里不会有人抢她的食物。

她从未有过遗弃儿的自卑与愤世嫉俗，她的眼底，从来都是一种冷漠和超脱的坦然。那眼神，似乎是与生俱来的。

她决定在她七岁的时候，将自己裹在雪白的棉被里，像那些蝴蝶成蛹的时候死在最温暖的茧里一样。她不要自己的尸体被苍蝇蚊虫所侵染，她要最干净地死去。之所以会选择在七岁生日这一天，是因为她在七月出生，在七月被母亲遗弃。

为她举行的盛大派对，是玆为她办的。她不叫他爸爸，而是叫他玆。玆骄傲地向每一个宾客炫耀他的漂亮女儿。的确，今晚，她像一个真正的公主。

玆带她去见他的亲人，他的弟弟藤木铭。藤木铭并不像他的哥哥那么能干，他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职员。她叫他叔叔，叫他身边的女人婶婶。她的语气很淡，女人看到她的第一眼就很不喜欢她。

躲在女人后面的一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小男孩一直羞怯地看着她。对此，她毫不理会，而是高傲地走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。

这是标准的女孩子房间，粉红色。房间里有芭比娃娃，玩具，童话书和一张白色

的公主床。那床雪白的鹅绒被，完全可以当她的茧。

她取下一本童话书，《白雪公主》。

她扯下精装的纸张，一张张烧掉。世界上没有公主，她也并不是公主。

门被推开，是刚才的那个小男孩。

她有些不满，她讨厌被打扰。

“姐姐……你能和我玩吗？”他怯怯地说。

她不理睬，燃烧的火苗让她所有的神经都跳跃起来。

“呀！姐姐，你怎么在这里点火？这么好看的书，你怎么烧掉了？！姐姐？！”他大叫。

她不耐烦地扔掉书，踩灭火，随即面无表情地躺在床上睡觉。

男孩哭了，因为她不理他。

“惑已少爷，夫人在找你。”管家将哭哭啼啼的小男孩带回楼下。

而她早已睡着了。

兹对她很好，好得甚至有些过分。他将她送到全市最高级的贵族学校，可不出三天，他却在街市闹区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找到了她。

她浑身脏乱不堪，脸上带着青青紫紫的伤痕。她正在扯花瓣，他不知道她从哪里找到了这么多的花，她一片片地扯着，各色的花瓣已经将她的身体覆盖了一层。他又看到了她兴奋的表情。

她抬头冲他笑着说：“兹，你看我漂亮吗？呵呵。”

兹笑着说漂亮，没有一点责备，他终于看到她的一点童真了。可是他错了。

“如果就这样死去，被所有的花瓣包围，是不是很美丽？”她还在笑，无邪的笑容里有着深不见底的黑暗。

他被她的话震慑住了。

她不再说话，继续扯着，一片一片，乐此不疲。

他将她抱上车，脸上是愠怒和无奈。可是他依然不去责备她，而只是叹息着说了

一句话：“纯……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？”

老师说她有严重的自闭症，和小朋友们合不来。

兹给她请来家教，教她数学、写字、钢琴和唐诗。他要她成为标准的淑女，他要她像正常的孩子一样。

除了钢琴，她对其他的没有一点兴趣。她学得很快，可以坐在钢琴前几小时安静地重复着弹同一首曲子。钢琴老师常常听到她在弹一些单调的音符，缓慢而忧伤……

童年短暂却过得漫长。她常常躺在院子里白色的秋千上望着天空中大朵的白云缓缓流过。她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干净柔软的东西，她认为自己死后，灵魂会飞到那里。她希望那一天能早点到来。

她经常做同一个梦，许许多多的蝴蝶向她飞来，包围着她。可突然所有的蝴蝶身上都着火了，它们扇动着带着火焰的翅膀朝她撞击而来，她与它们烈火焚身，同归于尽。

醒来后她开始无法控制地哭泣，那些蝴蝶是来复仇的吗？她对未来有一种恐惧的预感。

因为她在家，所以兹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多。他哄她睡觉，不讲故事，只是轻轻地拍着她。他看她的眼神温柔而迷离，在她睡着时，他会在她的额头上轻轻地印上一个吻。有的时候，那个吻会滑到嘴唇，只是轻轻的，如同蜻蜓点水般。

有谁会相信，一个三十岁的男人，爱上了一个六岁的孩童。他在等她长大，只要她到了十八岁，他就会娶她，而那时他已经四十二岁了……

没有人知道兹心底的秘密，包括她。她一直以为，她是兹的工具。

在许多个星期天，兹去跟一个心理医生倾诉他心中的秘密，倾诉他对自己恋童癖好的苦恼。等待她长大的过程令他太过苦恼。他接受医生的意见，去接纳同龄的女性。他曾试着和一个女人交往了几个月，还好他对她并不排斥，但却因为看见那个女人打了漠视她的纯一下，而给了女人一巴掌，并在半夜里将她赶了出去。他蹲下来抚摸着纯的脸，温柔地问她疼不疼，告诉她不要那样看着阿姨。他说：“纯，不要害怕，爸爸会永远在你身边。”

直到她在这个房子里当了一年多的大小姐后，突然有一天，那个被她叫做婶婶的女人告诉她，兹死了。

她隐约听到女佣在议论，说兹将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她。她听后如遭雷击。

她突然明白了兹是爱她的，也许这种爱并不需要任何理由，如同父亲对自己的亲生女儿般。她这样想着。

藏在兹心中的秘密，随着她一直不知道的死因被他带到了云端。

有的时候生命就是这样脆弱，毫无预兆地死去，在劫难逃。也许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死因背后有多少秘密，有多少人在哭泣，有多少人在窃喜。这一切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沙般，飞沙走石，天地灰暗，然后风流云散……

她有些羡慕兹，他可以飞到云端，永远享受纯净，俯瞰人间。

葬礼上唯一没有流泪的人是她，她觉得没有什么可悲伤的，兹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生活环境，她对死的意义，有一种决绝的超然。她看着婶婶微微扬起的嘴角，突然在一瞬间，她明白了，兹的死因没有那么简单。

尸体火化的前一天，她在停尸房默默地看着兹，他的脸依然干净英俊，他如同睡着了一般。他到死也没有结婚，没有一儿半女。她不知道，他是商业界的一个传奇，是多少女人魂牵梦萦的男人。可是他却忍受着心理和生理上的痛苦，苦苦地等待着一个小女孩长大。也许他们是前世恋人，中途夭折，今生他在等她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，而后与她厮守。遗憾的是，他永远也看不到她长大后的模样了。

她轻轻地去亲吻他冰凉的嘴唇，喃喃地说：“兹……谢谢你爱我……”

3

当她恢复意识后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，天色异常灰暗，整个世界笼罩在一团黑雾中，令人无法呼吸。空气中有浮躁的味道在扩散，似乎一触即发。

她是个有超强预感的女孩，这让她很高兴。她不同于那些干净得如同白纸、没有

任何心机的单纯女孩。她一生预感到了很多东西，包括遇见兹，包括兹死亡的原因，包括她进入藤木家族本身就是一场劫数。可是她却没预感到自己一生最大的劫难，她将遇上一个改变自己一生的女孩……

她坐起身来，身上依然撕心裂肺地疼。那些是婶婶在她身上的杰作。

她默然地环视四周，木头梁的房顶，老旧的红木家具，一台十七英寸的小电视机，一团肮脏的被子和一个散发着土味的炕。从外屋传来的婴儿的凄厉哭声让她感觉这里像一个人间地狱般。

她冷笑起来，想要看看那女人又在搞什么名堂。

“你醒了？”角落里突然响起一个童声。

突如其来的声音把她吓了一跳。她循声看过去，只见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，坐着一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孩……

女孩站起身，冲她友好地笑着。那笑容让她觉得温暖，像寒冷的冬日照在鹅绒被上的一缕阳光。她也笑了，她很奇怪，自己还从未对陌生人笑过。

可接着她发现，那女孩是个不一样的孩子，甚至比孤儿院里的那些孩子还要悲惨。

女孩简直不是可以用脏来形容的，她身上的衣服又破又烂，有很多窟窿，分不清到底是衣服还是一堆破布披在身上，衣边也已经破烂得参差不齐了。她似乎刚从煤堆里爬出来一样，黑黑的脸让眼白和牙齿显得异常白。她的眼睛的轮廓非常好看，笑起来感觉甜甜的。她的头发长到了后背，但由于长时间不洗已经粘成了一堆，脚上的布鞋已经露出了脚趾头。即使这样，她依然可以看得出，她是个漂亮的女孩。

女孩站在离她两米之外的地方冲她调皮地笑着，嘴角上扬，露出一丝调皮的意味来，如果她猜得没错的话，她应该是一个小乞丐。

的确，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乞丐。

她望着她，慢慢地，脸上又浮现出了笑容，似乎是不由自主的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女孩问。